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五十一

樂記第十九之二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案樂也者施也二節

當在此節之上脫簡在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孔疏。夔欲

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南風長養之風也。其辭未聞。孔疏。案聖證論

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飢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

義也。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也。書曰。夔命汝典樂。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知其行也。特明

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五弦。謂無文武二弦

唯宮商等之五弦也。案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正用

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王氏應麟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在庭

鄭氏康成曰南風言父母之長養已。

孔疏南風詩名南風長養萬物而孝

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敘天下之孝也。

在室

輔氏廣曰鄭氏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

之辭則以爲解民慍阜民財。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

之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民勞則德薄。鄼相去遠。

孔疏。鄼謂鄼取舞人行位處立表鄼

以識之。

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鄼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行之迹

也。

王氏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孔氏

穎達曰。此明諸侯德尊。樂備舞長。綴謂鄼也。遠是舞者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其舞人相去行綴遠。由人少。舞處寬也。諸侯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相去行綴短。由人多。舞

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又以諡比擬其舞。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好惡。由諡所以迹行也。陳氏祥道曰。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脩於下。天時應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陳氏暘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鄺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治民勞者。鄺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鄺近而佾多。德盛故也。馬氏晞孟曰。德大者。然後得其樂之備。德小者。則雖有常數。而不得備。故其治民之勞逸者。其舞所以不同也。上言舜歌南風。夔始制樂。言其樂之聲。下言其舞行綴。

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舞者德之發德者舞之藎。故觀舞可以知德。謚者行之賓。行者謚之主。故聞謚可以知行。其意主於舞而繼之以聞謚者。所以詳之也。

存 輔氏廣曰。治民勞謂勞於治民者。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者。行綴遠則氣舒。行綴短則氣促。上勤則下紓。上逸則下促。應氏鏞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

案 鄭孔於其治字略讀民勞。謂民猶勞苦。輔應以治民勞連解。謂勤於治民。二說相反。然樂舞在庭。其庭廣狹有定。鄭謂人多而相去近。人少而相去遠。訓綴字甚明。輔應諸說非也。且怠於治民。民心愁怨。無制樂賞之之理。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韶上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孔氏穎達曰。此論六代之樂。咸池備矣。言黃帝之德皆施被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也。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惟以武功。爲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陳氏暘曰。舜紹堯之峻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爲之作濩。武王以武定禍。

亂故周公爲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餘蘊矣。

通論熊氏安生曰案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爲六合之英華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孔氏穎達曰案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得也元命苞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救也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案此篇名樂施言德施至堯而備舜亦繼堯所施禹亦大堯

所施至殷周而繼治以文。戡亂以武。所施於民者盡矣。

鄭氏

康成曰。咸池。堯增脩而用之。

孔疏。咸池。雖黃帝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

脩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故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也。

案咸池。爲黃帝樂。而記乃列之大章之後。故鄭以堯時增改。

言之。然無可考。姑存以備參。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饑居。祈反。

鄭氏

康成曰。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

民之行。順君之德也。王氏肅曰。以法治。作樂所以法治其。

行也。君行善節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孔氏穎達曰。此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言先王作樂以爲治。爲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事。不節。則無功。是也。人君爲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張氏守節曰。此明施樂須節也。寒暑。天地之氣。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風雨。天事也。風雨有聲形。故爲事。若飄灑淒厲。不有時節。則穀損民饑。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禮以形教。故曰事。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萬民之風雨也。陳氏暘曰。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

風雨和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
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
暑之時邪。以聲展之以舞。正之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
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邪。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
則民之行。未有不象上之德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
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
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象音忠。綴知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穀食大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
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訕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

禮。孔疏。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
禮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
則天子諸侯。百拜以喻多。孔疏。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殺猶
之士同一獻。百拜。以喻多。無百拜。今云百拜。故云多也。殺猶
止也。孔氏穎達曰。此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
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陳氏暘曰。飲酒人之大欲。不
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
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
閒。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
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孤而爲觚。斲而爲醢。散而爲散。止
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
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辭焉。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
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

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以爲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禮記

鄭氏康成曰。大事。謂死喪也。

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

先王制衰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其各遂哀情。是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者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庶羞之禮。使不過而各遂歡樂。是有以樂之也。哀樂雖反。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

云皆以禮終。陳氏暘曰：死喪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方氏慤曰：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宗大事及大福義陳氏本大宗伯言之鄭張特舉其一耳。

右樂施章第四

鄭目錄第三，史記樂書以樂象章，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至所以贈諸侯也，千四

句係於皆以禮終之下，乃褚少孫所升降也。案此篇言樂施，則樂也者，施也。節當爲此篇之首，所謂大輅一節，承上禮報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承上樂章德文義甚明。

孔氏穎達曰此論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施者用於天下
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前既推樂理章爲第
三此爲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張氏守
節曰中有三段。一明施樂以賜諸侯。二明施樂須節既賜
之所以宜節也。三明禮樂所施各有本德本意。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著其教焉。所樂之
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敎國子。孔

氏穎達曰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
謂好惡取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周氏譔
曰聖人之所樂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爲樂莫非和也以其

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所以移風易俗甚易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

後心術形焉

知音智應於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孔氏穎達曰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應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為樂樂又下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